

o non Ho Paura

菲利普，我是米歇尔。
我来了。
我答应你会来，我就会来。

有你我不怕

[意大利] 尼克洛·阿曼尼提 (Niccolò Ammaniti) 著

陈义隆 译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人民出版社

Io non ho paura
有你我不怕

[意大利] 尼克洛·阿曼尼提 (Niccolò Ammaniti) 著
陈义隆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你我不怕/(意)阿曼尼提(Ammaniti, N.)著;陈义隆译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7

ISBN 978-7-208-07202-2

I. 有… II. ①阿…②陈… III. 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意大利-现代 IV. I54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02008号

出品人 施宏俊

责任编辑 刘志凌

装帧设计 申士



世纪文景

有你我不怕

[意] 尼克洛·阿曼尼提 著

陈义隆 译

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
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)

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

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90×1240毫米 1/32

印张 6.625

插页 8

字数 132,000

版次 2007年9月第1版

印次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07202-2/I·442

定价 20.00元

献给我的妹妹露易莎，
她夹克上别着一颗小银星，
随我一同乘坐尼拉号。

他只知道，自己掉进了黑暗里。而从他知道的那一刻起，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——杰克·伦敦

我快追上萨尔瓦多时，听到妹妹的尖叫声。我一回头，就发现她没了踪影，被覆在山丘上的小麦丛给吞没了。早知道不带她来，妈妈恐怕会大为光火。

我停下脚步，浑身是汗，等喘过气来后，才大声叫她：“玛丽亚？
玛丽亚？”

一个微弱又可怜兮兮的声音回答我：“米歇尔！”

“你有没有受伤？”

“有，你快来。”

“伤到哪儿了？”

“伤到腿。”

我心里想，她一定是跑累了在耍赖，我还是继续前进。但万一她真的受伤，那怎么办？

其他人在哪儿？

我看到他们在小麦丛里行进的轨迹。他们正以如掌指般平行的路线，朝山顶慢慢往上爬，身后留下一排被踩扁的麦梗。

那年小麦特高。由于春末多雨，到六月中旬，这些作物比以往都长得高且茂盛，只见一片密密麻麻，麦穗累累下垂，就等人们收割。

一切都被繁茂的小麦覆盖着。那些低矮的丘陵，恍如一汪金黄的海浪，一路往天边滚去。直到地平线尽头，除小麦、天空、蟋蟀、太阳和热气外，别无所有。

我不知当时有多热，一个九岁大的孩子很难懂得摄氏多少度的问题，只觉得不太寻常。

一九七八年的那个夏天已登上历史记录，在二十世纪高温排行榜上名列前茅。热气渗进石头，破坏地面，不但草木焦枯，牲畜也活活热死，人待在屋内也闷得发昏。一到菜园采西红柿，你就会发现果内的汁液早被晒干，绿皮胡瓜则是又小又硬。火辣的太阳让人喘不过气来，叫人浑身发软，提不起玩乐的兴致，简直夺去了生活的一切。到了晚上，照样令人无法忍受。

在横渡村^①，大人要到晚上六点以后才肯出门。白天，他们都拉上窗帘，把自己关在屋里，只有我们这些小孩敢到无人的野外，在酷热的大太阳底下活动。

我妹妹玛丽亚才五岁，像只被人从动物收容所救出的小杂种狗，老爱跟着我。

“你要干吗？我也要去。”她总是这么说。

我妈则在一旁当她的靠山。“你这个哥哥是怎么当的？”

我根本脱不了身，只好带她一起出去。

^① 横渡村：Acqua Traverse，意大利南部一个小村庄。因有特殊含义，此处意译。

毕竟这是在赛跑，没有人肯停下来帮她。

“一直往山上去。不可以绕路，不准跟在别人后面，不能停下来。最晚到的人要接受处罚。”骷髅头已经定好比赛规则，但对我稍作了让步，“好，你妹太小，不能参加比赛。”

“我才不小。”玛丽亚不服气，“我也要跑！”后来她就跌倒了。

可惜，我本来还可以拿第三。第一名照例由安东尼奥获得。

安东尼奥·纳塔拉，我们大家都叫他骷髅头，至于什么原因，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。或许是因为他曾在手臂上贴过一个骷髅头图案。那个图案其实是一种转印画，烟草商店就买得到，只要沾点水，就可贴用。骷髅头那年十二岁，是我们这群小鬼里年纪最大的，也是我们的老大。他喜欢发号施令，你要不顺从，他会对你非常恶劣。他并不算多聪明，可是够大，够壮，又很勇敢。况且，他攻上山顶的样子，简直像一台他妈的推土机。

第二名是萨尔瓦多。萨尔瓦多·史卡达席翁是我同班同学，跟我一样，都是九岁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他个子比我高，是个孤独的男孩，常一个人待着，偶尔会跟我们一起出来。其实他比骷髅头聪明得多，要想取代老大的地位，可说是轻而易举，但他对这种事不感兴趣。他父亲是个律师，叫艾米里欧·史卡达席翁，在罗马是号重要人物，听说在瑞士存下不少钱。

接着是我，米歇尔·阿米特诺。那次我本来跑得很顺，暂居第三，结果因为我妹妹搅局，害我停了下来。

我正在考虑是要回头，还是不管我妹妹时，发现自己掉到了第四

名，在分界线另一端的雷莫·马沙诺已经追过了我。而且，我再不立刻往上爬，芭芭拉·穆拉也会追上我。

要真那样的话，我可丢死人了。竟然跑不赢女生，还是个胖女生！

芭芭拉四肢着地，像头疯母猪似的拼命往上爬，一身的汗水和泥土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，还不回去找你妹妹？没听到她在叫你吗？她受伤了，真可怜。”芭芭拉咕咕哝哝的，表面上是在责备，心里可乐了。这回她总算有一次机会可以不用受罚。

“我这就去……我不会输给你的。”我可不能这样在她面前承认失败。

我开始转身往下跑，一边挥手，一边像苏族人那样呼呼地叫。我的皮制凉鞋踩在麦梗上打滑，害我两次跌坐在地上。

我看不到我妹妹。“玛丽亚！玛丽亚！你在哪儿？”

“米歇尔……”

人在那里。一个可怜的小不点。她坐在一团断了的麦梗上，一手拿眼镜，一手揉着脚踝，刘海贴在额上，眼里泛着泪光。她一看到我就撅起嘴，身体鼓得像只火鸡似的。

“米歇尔……”

“玛丽亚，都是你害我输了！讨厌鬼，早叫你不要跟着来。”我坐下来，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跌倒了。我脚受伤了，而且……”她张大嘴巴，眯着眼睛，摇头哭了起来，“我的眼镜！我的眼镜坏了！”

我真想捶她。放暑假以来，她已经弄坏了三副眼镜，结果每次被妈责骂的又是谁？

“你是哥哥，要看好妹妹。”

“妈，我……”

“不要妈我妈我的。你好像还没弄明白，菜园里已经生不出钱来啦。下次你们两个再弄坏眼镜，小心屁股开花……”

我妹这副眼镜断过一次，后来又粘上，这次又从中间断掉，我看是报废了。

我妹还在哭。“妈……妈会生气……怎么办？”

“还能怎么办？用透明胶带缠一缠。来，你快起来。”

“可是缠胶带很丑，真的很丑。我不喜欢。”

我把那副眼镜放进口袋。我妹有斜视，不戴眼镜什么都看不见，医生说在她长大之前必须动手术。“没关系啦，你快起来。”

她不哭了，开始呼哧呼哧地倒吸鼻涕。“我的脚会疼的。”

“哪儿疼？”我一直想着其他人，他们肯定早在一小时前就爬上山顶了。我是最后一名。我只希望骷髅头手下留情，不要整我整得太厉害。有一次，我比脚踏车输了，他竟叫我从荨麻丛里跑过去。

“哪儿疼？”

“这儿。”她指着脚踝给我看。

“没什么，扭到而已。一会儿就不疼了。”

我把她帆布鞋上的鞋带解开，然后小心地脱掉鞋子，仿佛自己是医生。“好点没？”

“好一点了。我们回家好不好？我很渴，而且妈……”

她说得对。我们出来太久，又跑太远，早已错过午餐时间，妈一定正在窗口眺望。

我现在可不想回家。

但在几个小时前，谁又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。

那天早上，我们去骑脚踏车。

我们通常只骑短程，绕着房子转，最远顶多骑到田畔和干河床，然后就互相追逐着回来。

我的脚踏车是辆老古董，坐垫补了又补，且奇高无比，害我得向右倾斜，脚才能够到地面。每个人都叫它“烂马”。萨尔瓦多还笑说，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“高山部队”用的。但我就是喜欢这辆脚踏车，因为我爸也骑过。

不骑脚踏车时，我们会在街上踢足球、玩偷旗和“一二三，木头人”的游戏，或者就在棚檐下闲荡。

我们爱做什么，就做什么，根本没有车会经过，毫无危险可言。大人们都把自己关在屋里，像蟾蜍在等热天过去。

时间过得很慢。暑假还没结束，我们已经等不及想开学了。

那天早上，我们聊到梅利却提家的猪。

我们经常提起梅利却提家的猪。听说那老头会用母鸡教那些猪厮咬，有时连在路上抓到的猫和兔子都不放过。

骷髅头吐了口口水。“以前我都不敢说，不过现在你们听好，那些猪把他女儿的腊肠狗也吃了。”

大家齐声惊呼说：“不会吧！”

“真的，我对圣母马利亚发誓。是生吞，活生生给吞了。”

“不可能！”

什么怪兽呀，竟能把一只血统纯正的狗给吃掉！

骷髅头点点头。“梅利却提把狗丢进猪舍里。腊肠狗很聪明，知道要逃，但那些猪更厉害，丝毫不给它机会，两秒钟就把它撕成了碎片，”他接着说，“比山猪还可怕。”

芭芭拉问他：“但他为什么要把狗丢进去？”

骷髅头愣了一会儿。“因为那只狗在屋里尿尿。你啊，换做是你进去，肥肉再多也会被剥到只剩骨头。”

玛丽亚站起身来。“梅利却提是不是疯了？”

骷髅头又朝地上吐口水。“比他养的猪还疯。”

大家突然都安静下来，心想梅利却提的女儿怎会有这么一个邪恶的爸爸。我们虽不晓得她的名字，但都知道她有条腿安了铁框，那是她的标志。

“去找他们怎么样？”我大声说。

“探险！”芭芭拉说。

“可是梅利却提的农场离这儿很远，要骑老半天。”萨尔瓦多叫苦。

“哪儿远啊？很近啊！我们走……”骷髅头骑上脚踏车。他一逮到机会，就想把萨尔瓦多压下去。

我有个主意。“我们何不先到雷莫家的养鸡场抓只母鸡，到那边再把鸡丢进去，看那些猪会不会把鸡撕了吃掉？”

“好主意！”骷髅头深表赞同。

“但要是让我爸知道我们抓他的鸡，他不把我宰了才怪。”雷莫一脸哀怨哭诉着。

但他哭也没用，这个主意实在太棒了。

我们来到养鸡场，专挑最瘦的下手，最后相中一只瘦骨嶙峋的母鸡，用个袋子装进去。

于是我们六个人，外加一只母鸡，一同出发去看梅利却提家那些名猪。我们在田野间骑着脚踏车，太阳也在我们头顶上旋绕，想把一切烤熟。

萨尔瓦多说得对，梅利却提的农场是很远。等我们到达目的地，每个人都口干脑热了。

梅利却提戴了副太阳眼镜，正坐在一张生锈的旧摇椅上，旁边插着一把弯曲的太阳伞。

他的屋子破破烂烂，屋顶用焦油和洋铁皮胡乱补缀，院子里则摆着一堆垃圾：几个废轮胎、一辆生锈的毕安奇^①、几张漏底椅和一张缺了一条腿的桌子。在一根覆着常春藤的广告木柱上，挂着几颗乳牛的头颅，久经日晒雨淋，早已被侵蚀得不成模样。另外还挂着一颗较小的头颅，头上没长角，天晓得那是什么动物。

有条骨瘦如柴的大狗被铁链拴住，在一旁吠叫。

屋后有几间波浪形铁皮屋和猪舍，就在 *gravina* 边缘。*gravina* 是指“小峡谷”，是河流强烈切蚀而成的长缝。只见波浪形尖峰与岩石峭

^① 毕安奇：Bianchi，自行车品牌。

壁矗立在红土上。谷内通常长着弯七扭八的橄榄树、杨梅和冬青属植物，而牧羊人会把羊群赶进洞穴里去。

梅利却提倒像尊木乃伊。他的皮肤又干又皱，松垮不堪，除了胸口有一小簇白毛外，头上根本是光秃一片。他穿着黑短裤和褐色塑料拖鞋，脖子上挂着用绿色橡皮圈固定的颈框。

他看到我们骑脚踏车过来，却动也不动，把我们当海市蜃楼。那条路除了载干草的卡车偶尔会经过，从来不曾出现过半个人影。

这地方有股尿臊味，又有一大群马蝇，但梅利却提似乎丝毫不受影响。有些马蝇把他当成乳牛，停在他头上及眼睛四周，他也不以为意，等到有的爬上了嘴唇，他才会吹口气把它们赶走。

骷髅头走向前去。“先生，我们口渴。有没有水喝？”

我有点担心，像梅利却提这种人，可会对你开枪，把你丢进猪舍，或在水里下毒。我爸告诉过我，美国有个家伙在自家池里养鳄鱼，有人来问路，他就请那个人进来，把他敲昏，丢进去喂鳄鱼。后来警方找上门，那个家伙宁可让鳄鱼撕成碎片，也不愿被抓去坐牢。梅利却提可能就是那种人。

他提起太阳眼镜。“小朋友，你们来这儿做什么？会不会离家太远？”

“梅利却提先生，你真的拿腊肠狗去喂猪？”芭芭拉冷不防地高声问。

我简直快昏倒。骷髅头转身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，萨尔瓦多则在她腿肚子上补上一脚。

梅利却提突然大笑起来，咳了几声，差点噎着。等恢复后，他才

回答：“小妹妹，是谁告诉你这些胡说八道的话？”

芭芭拉指向骷髅头。“就是他！”

骷髅头当场脸红，低下头去看自己的鞋。

我知道芭芭拉的用意。

几天前，我们曾比赛丢石子，结果芭芭拉输得最惨。那时骷髅头竟叫她解开衬衫纽扣，让我们大家看她的胸部，以作为处罚。芭芭拉已经十一岁了，是有点看头，不过跟两年后的她相比，可说是小巫见大巫。她自然不肯答应。“如果你不肯，就别想再跟着我们。”骷髅头语带威胁。我为这件事感到不安，这种处罚太不公平。我是不喜欢芭芭拉，她只要逮到机会，就会回敬你一拳，但叫她秀乳头给大家看，毕竟太过分。

骷髅头终于撂下狠话。“不给看的话，你马上滚蛋！”

芭芭拉二话不说，当场解开衬衫的纽扣。

我忍不住也看了。妈妈的不算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女生的乳头。或许我表姐来我们家住那次也算，她叫伊芙莉娜，比我大十岁。无论如何，我对自己喜欢的乳头已有定见，而芭芭拉的，我一点也不喜欢。她的乳头长得像斯卡摩萨^①，像皮肤表面起皱褶，跟她肚子上的游泳圈没有两样。

芭芭拉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，现在可找到机会报仇了。

“原来是在造谣，到处说我拿腊肠狗去喂猪。”梅利却提抓了抓胸膛，“奥古斯都。那只狗叫奥古斯都，与那位罗马帝国的皇帝同名。

^① 斯卡摩萨：scamorza，意大利的一种奶酪。

它活到十三岁才死掉，被鸡骨头噎死的。我依基督教惯例，替它办了葬礼，挖了坟墓，一样不缺。”他指着骷髅头，“你这个小子，我敢说你一定年纪最大的，对不对？”

骷髅头没回答。

“你不该说谎，也不该损害别人的名誉。你应该实话实说，尤其是对那些年纪比你小的。永远要说实话，不管是在人、上帝还是自己面前。”他说话的口吻倒像牧师在传道。

“那只狗从来没在屋内尿尿？”芭芭拉还不放弃。

梅利却提想摇头，但脖子上戴着颈框。“它是很有教养的狗，又很会抓老鼠。愿它在天国安息。”他指向饮水槽，“你们若口渴，可以去那边喝水。全区独一无二，不骗你们。”

我们拼命喝水，灌到肚皮都快胀破了。这水的确清凉甘甜。之后我们便打起水仗，并把头放在水管底下。

骷髅头又开始神气起来，说梅利却提只是个狗屁东西，还说他清楚得很，是那老家伙自己糊涂，把腊肠狗拿去喂猪。

他瞪着芭芭拉说：“我会让你好看。”然后口中念念有词地走开，独自坐在马路对面。

我、萨尔瓦多和雷莫开始抓蝌蚪玩，我妹妹和芭芭拉则坐在水槽边泡脚。

几分钟后，骷髅头忽又兴冲冲地回来。“看！你们看！看看有多大！”

我们大家都转过身去。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那个。”

是座山丘。这山丘看起来像帕捏托捏^①，像巨人放在平原上的大蛋糕，就矗立在我们面前，距离大概两公里，是个金黄色的庞然大物，外表罩着一层小麦织成的毛毯。没有半棵树，没有悬崖峭壁，没有丝毫瑕疵来破坏它的整体美。山顶上的天空一半澄澈，一半混浊。后面还有其他山丘，但与这巨大的圆顶相比，简直像是小矮人。

天晓得我们之前怎么都没注意到。其实我们看到了，只是心不在焉。或许是因为它已融入整个风景之中，也可能是我们一路上都在找梅利却提的农场，无暇他顾。

“我们去爬，”骷髅头指着那座山丘，“我们去爬那座山。”

我说：“不知山顶上长什么样。”

一定是个很棒的地方，说不定还有什么奇珍异兽。我们从未到过那么高的地方。

萨尔瓦多用手遮在眼前，仔细察看着山顶。“我打赌在上面一定看得到海。没错，值得一爬。”

我们静静凝视着那座山丘。这才叫探险，梅利却提家的猪算什么。

“我们在峰顶插上旗帜。这么一来，只要有人再爬上去，就会知道我们已先到一步。”我说。

“哪儿来的旗帜？我们没有旗子啊。”萨尔瓦多说。

“就用这只母鸡吧。”

^① 帕捏托捏：panettone，意大利的传统圣诞蛋糕，外形呈圆顶高筒状，内有干果、蜜饯等馅料，原产于米兰。